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
## 第一〇六回 公孫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聖暗中計謀

且說襄陽王趙爵因見回文上有了印信，追問鄧車。鄧車說：「必是送印之人舞弊。」奸王立刻將雷英喚來，問道：「前次將印好好交代托付於你，你送往那裡去了？」雷英道：「小臣奉千歲密旨，將印信小心在意摺在逆水泉內，並見此泉水勢洶湧，寒氣凜冽。王爺因何追問？」奸王道：「你既將印信摺在泉內，為何今日回文仍有印信？」說罷，將回文扔下。雷英無奈從地下拾起一看，果見印信光明，毫無錯謬，驚的無言可答。奸王大怒道：「如今有人扳你送印作弊，快快與我據實說來？」雷英道：「小臣實實將印送到逆水泉內，如何擅敢作弊？請問千歲，是誰說來？」奸王道：「方才鄧車說來。」雷英聽了，暗暗發恨。心內一動，妙計即生，不由的冷笑道：「小臣只道那個說的，原來是鄧車。小臣敢上千歲，小臣正為此事心中犯疑。我想按院乃包相的門生，智略過人，而且他那衙門裡能人不少，如何能夠輕易的印信叫人盜去？必是將真印藏過，故意的設一方假印，被鄧車盜來。他以為幹了一件少一無二的奇功，誰知今日真印現出，不但使小臣徒勞無益，額外還擔個不白之冤，兀的不委屈死人了。」一席話說的個奸王點頭不語。鄧車羞愧難當，真是羞惱便成怒，一聲怪叫道：「哎喲！好顏查散！你竟敢欺負俺麼！俺合你誓不兩立。」雷英道：「鄧大哥不要著急，小弟是據理而論。你既能以廢鐵倒換印信，難道不准人家提出真的換上假的麼？事已如此，須要大家一同商議方好。」鄧車道：「商議什麼！俺如今惟有殺了按院，以泄欺侮之恨，別不及言。有膽量的隨俺走走呀！」只見沈仲元道：「小弟情願奉陪。」奸王聞聽，滿心歡喜。就在集賢堂擺上酒肴，大家暢飲。

到了初鼓之後，鄧車與沈仲元俱備改扮停當，辭了奸王，竟往按院衙門而來。路途之間計議明白：鄧車下手，沈仲元觀風。及至到了按院衙門，鄧車往左右一看，不見了沈仲元，並不知他何時去的，心中暗道：「他方才還合我說話，怎麼轉眼間就不見了呢？哦！是了！想來他也是個畏首畏尾之人，瞧不得素常誇口，事到頭來也不自由了。且看鄧車的能為。待成功之後，再將他極力的奚落一場。」

想罷，縱身越牆，進了衙門。急轉過二堂，見書房東首那一間燈燭明亮。躡足潛蹤，悄到窗下，濕破窗紙，覬眼偷看。見大人手執案卷，細細觀看，而且時常捲卷犯想。雖然穿著便服，卻是端然正坐。旁邊連墨墨也不伺候。鄧車暗道：「看他這番光景，卻象個與國家辦事的良臣，原不應將他殺卻。奈俺老鄧要急於成功，就說不得了。」便奔到中間門邊一看，卻是四扇格扇，邊格有鎖鎖著，中間兩扇親閉。用手輕輕一撼，卻是豎著立門。回手從背後抽出刀來，順著門縫將刀伸進，右腕一挺勁，刀尖就紮在立門之上。然後左手按住刀背，右手只用將腕子往上一拱，立門的底下已然出槽，右手又往旁邊一擺，左手往下一按，只聽咯當的一聲，立柱落實。輕輕把刀抽出，用口銜住。左右手把住了格扇，一邊往懷裡一帶，一邊往外一推，微微有些聲息，「吱溜溜」便開了一扇。鄧車回手攏住刀把，先伸刀，後伏身，斜跨而入。即奔東間的軟簾，用刀將簾一挑，「呼」的一聲，腳下邁步，手舉鋼刀，只聽「咯當」一聲。鄧車口說：「不好！」磨轉身往外就跑。早已聽見嘩啞一聲。又聽見有人道：「三弟放手，是我！」「撲哧」的一聲，隨後就追出來了。

你道鄧車如何剛進來就跑了呢？只因他撬門之時，韓二爺已然諄諄注視，見他將門推開，便持刀下來。尚未立穩，鄧車就進來了。韓二爺知他必奔東間，卻搶步先進東間。及至鄧車掀簾邁步舉刀，韓二爺的刀已落下。鄧車借燈光一照，即用刀架開，「咯當」轉身出來，忙迫中將桌上的蠟燈嘩啞碰在地下。此時三爺徐慶赤著雙足仰臥在牀上，酣睡不醒，覺得腳下後跟有人咬了一口，猛然驚醒，跳下地來就把韓二爺抱住。韓二爺說：「是我！」一摔身，恰好徐三爺腳踏著落下蠟燈的蠟頭兒一滑，腳下不穩，「撲哧」爬伏在地。

誰知看案卷的不是大人，卻是公孫先生。韓爺未進東間之先，他已溜了出來。卻推徐爺，又恐徐爺將他抱住。見他赤著雙足，沒奈何才咬了他一口。徐爺這才醒了。因韓二爺摔脫追將出去，他卻跌倒的快當，爬起來的剪絕，隨後也就呱呱噴噴追了出來。

且說韓二爺跟定鄧車，窺房越牆，緊緊跟隨，忽然不見了。左顧右盼，東張西望，正然納悶，猛聽有人叫道：「鄧大哥，鄧大哥！榆樹後頭藏不住，你藏在松樹後頭吧。」韓二爺聽了，細細往那邊觀瞧，果然有一棵榆樹，一棵松樹，暗暗道：「這是何人呢？明是告訴我這賊在榆樹後面。我還發呆麼？」想罷，竟奔榆樹而來。果真鄧車離了榆樹，又往前跑。韓二爺急急墊步緊趕，追了個嘴尾相連，差不了兩步，再也趕不上。

又聽見有人叫道：「鄧大哥！鄧大哥！你跑只管跑，小心著暗器呀！」這句話卻是沈仲元告訴韓彰防著鄧車的鐵彈。不想提醒了韓彰，暗道：「是呀！我已離他不遠，何不用暗器打他呢？這個朋友真是旁觀者清。」想罷，左手一撐，將弩箭上上。把頭一低，手往前一點。這邊「噌」，那邊「拍」，又聽「哎呀」。韓二爺已知賊人著傷，更不肯捨。誰知鄧車肩頭之上中了弩箭，覺得背後發麻，忽然心內一陣噁心，暗道：「不好，此物必是有毒。」又跑了有一二里之遙，心內發亂，頭暈眼花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韓二爺已知藥性發作，賊人昏暈過去，腳下也就慢慢的走了。只聽背後呱呱噴噴的亂響，口內叫道：「二哥！二哥！你老在前面麼？」韓二爺聽聲音是徐三爺，連忙答道：「三弟！劣兄在此。」說話間，徐慶已到，說：「怪道那人告訴小弟，說二哥往東北追下來了，果然不差。賊人在那裡？」韓二爺道：「已中劣兄的暗器栽倒了。但不知暗中幫助的卻是何人？方才劣兄也虧了此人。」二人來到鄧車跟前，見他四肢紮煞，躺在地下。徐慶道：「二哥將他扶起，小弟背著他。」韓彰依言，扶起鄧車，徐慶背上，轉回衙門而來。走不多幾步，見有燈光明亮，卻是差役人等前來接應，大家上前，幫同將鄧車抬回街去。

此時公孫策同定盧方蔣平俱在大堂之上立等。見韓彰回來，問了備細，大家歡喜。不多時，把鄧車抬來。韓二爺取出一丸解藥，一半用水研開灌下，並立即拔出箭來，將一半敷上傷口。公孫先生即吩咐差役拿了手鐺腳鐺，給鄧車上好，容他慢慢甦醒。遲了半晌，只聽鄧車口內嘟囔道：「姓沈的！你如何是來幫俺，你直是害我來了。好呀，氣死俺也！」「哎呀」了一聲，睜開二目往上一看，上面坐著四五個人，明燈亮燭，照如白晝。正要轉動，覺著甚不得力。低頭看時，腕上有鐺，腳下有鐺，自己又一犯想，還記得中了暗器，心中一陣迷亂，必是被他們擒獲了。想到此，不由的五內往上一翻，咽喉內按捺不住，將口一張，哇的一聲，吐了許多綠水涎痰，胸膈雖覺亂跳，卻甚明白清爽。他卻閉目，一語不發。

忽聽耳畔有人喚道：「鄧朋友，你這時好些了？你我作好漢的，決無兒女情態，到了那裡說那裡的話。你若有膽量，將這杯暖酒喝了！如若疑忌害怕，俺也不強讓你。」鄧車聽了，將眼睜開看時，見一人身形瘦弱，蹲在身旁，手擎著一杯熱騰騰的黃酒，便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！」那人答道：「俺蔣平特來敬你一杯。你敢喝麼？」鄧車笑道：「原來是翻江鼠。你這話欺俺太甚！既被你擒來，刀斧尚且不怕，何況是酒！縱然是砒霜毒藥，俺也要喝的。何懼之有！」蔣平道：「好朋友！真正爽快。」說罷，將酒杯送至唇邊。鄧車張開口，一飲而盡。又見過來一人道：「鄧朋友，你我雖有嫌隙，卻是道義相通，各為其主。何不請過來大家坐談呢？」鄧車仰面看時，這人不是別人，就是在燈下看案卷的假按院，心內輾轉道：「敢則他不是顏按院？如此看來，就是遭了他們圈套了。」便問道：「尊駕何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公孫策。」回手又指盧方道：「這是鑽天鼠盧方大哥，這是徹地鼠韓彰二哥，那邊是穿山鼠徐慶徐三哥。還有御貓展大哥在後面保護大人，已命人請去了，少刻就到。」鄧車聽了道：「這些朋友，俺都知道。久仰，久仰。既承臺愛，俺倒要隨喜隨喜了。」蔣爺在旁伸手將他攙起，吟溜嘩啞蹭到桌邊，也不謙遜，剛要坐下，只見展爺從外面進來，一執手道：「鄧朋友，久違了！」鄧車久已知道展昭，無可回答，只是說道：「請了。」展爺與大眾見了，彼此就座，伴當添杯換酒。鄧車到了此時，講不得詞，只好兩手捧杯，縮頭而飲。

只聽公孫先生問道：「大人今夜睡得安穩麼？」展爺道：「略覺好些，只是思念五弟，每每從夢中哭醒。」盧方聽了，登時落下淚來。忽見徐慶瞪起雙睛，擦兩手掌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姓鄧的！你把俺五弟如何害了？快快說來。」公孫策連忙說道：「三弟，

此事不關鄧朋友相干，體要錯怪了人。」蔣平道：「三哥，那全是奸王設下圈套。五弟爭強好勝，自投羅網，如何抱怨得別人呢？」韓爺也在旁攔阻。展爺知道公孫先生要探問鄧車，惟恐徐慶攪亂了事體，不得實信，只得張羅換酒，用言語岔開。徐慶無可如何，仍然坐在那裡，氣忿忿的一語不發。

展爺換酒斟畢，方慢慢與公孫策你一言我一語套問鄧車，打聽襄陽王的事件。鄧車原是個卑鄙之人，見大家把他朋友相待，他便口不應心的說出實話來，言：「襄陽王所仗的是飛叉太保鍾雄為保障，若將此人收伏，破襄陽王便不難矣。」公孫策套問明白，天已大亮，便派人將鄧車押到班房，好好看守。大家也就各歸屋內，略為歇息。

且說盧方回到屋內，與三個義弟說道：「愚兄有一事與三位賢弟商議。想五弟不幸遭此茶毒，難道他的骨殖，就擱在九截松五峰嶺不成？劣兄意欲將他骨殖取來，送回原籍。不知眾位賢弟意下如何？」三人聽了，同聲道：「正當如此，我等也是這等想。」只見徐慶道：「小弟告辭了。」盧方道：「三弟那裡去？」徐慶道：「小弟盜老五的骨殖去。」盧方連忙搖頭道：「三弟去不得。」韓彰道：「三弟太莽撞了。就去，也要大家商議明白，當如何去法。」蔣平道：「據小弟想來，襄陽王既將骨殖交付鍾雄，鍾雄必是加意防守。事情若不預料，恐到了臨期有了疏虞，反為不美。」盧方點頭道：「四弟所論甚是。當如何去法呢？」蔣平道：「大哥身體有些不爽，可以不去。叫二哥替你老去。三哥心急性躁，此事非衝鋒打仗可比，莫若小弟替三哥去。大哥在家也不寂寞，就是與二哥同去，也有幫助。大哥想想如何？」盧方道：「很好。就這樣吧。」徐慶瞅了蔣平一眼，也不言語。只見伴當拿了杯箸放下，弟兄四人就座。盧方又問：「二位賢弟幾時起身？」蔣平道：「此事不必匆忙，後日起身也不為遲。」商議已畢，飲酒用飯。

不知他等如何盜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